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國監丞臣侍　朝

謄録監生臣趙廷麒

經濟類編卷八

明　馮琦馮瑗　撰

政治類二

治道二十七則

漢徐樂上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

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

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宏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

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敎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

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

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

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鍜甲摩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以問東方

朔曰吾欲化民有道乎朔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

古蘂字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公孫弘以對策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

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
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
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
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宏稱周公之治
宏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
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
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
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

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哉朞年而變臣
宏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王吉言得失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
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
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

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

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

幸匡衡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葢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
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
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
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
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

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别適長之位禮之於内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

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内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建始間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待詔公車對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

震蕭墻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逺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内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及繼嗣與(屢同)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内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絶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宫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虗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究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杜欽應詔對策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

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

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孫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益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罸以別

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令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貸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畆田畆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

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第五倫勸成風德疏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寛宏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鑑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

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足採及

皇甫規對策　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横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

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兾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
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
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
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乗舟者也將
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
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
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

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也

李固對賢良時務策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乗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

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
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
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
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
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
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
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
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

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
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
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
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曽
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
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

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年廸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

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内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

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冐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桓帝時羌胡冦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諳邊

俗拜為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墝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

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戸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缺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王也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

輦實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隷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劉瑜上書陳事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昌為動變蝨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秉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

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况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縁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

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有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徹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

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荀爽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

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

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

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觀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補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

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

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税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

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曠和
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
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
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
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
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
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

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

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躭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迺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

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

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攎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

破姦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啓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歴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

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甘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

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廼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廼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廼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吕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

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内産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

生異議豈南郊甲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

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言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

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

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處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

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随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

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可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禄

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匈匈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荀悦志在獻替而謀

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教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

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葢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

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
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
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
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
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
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
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
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若於茨棘之間無所損益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

若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寛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茍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

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秉兼并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

此之數欲何至邪

昌言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

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
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
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
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
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
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
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
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濶葢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

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

前政以來未曽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恐於殺人也而不恐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隂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

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置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

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

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

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禄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廪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

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

饒之率計稼穡之人令畝收三斛斛取一㪷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禀禄班未定可為

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晉庾翼鎮武昌臨發上疏　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于郊人疲于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將相

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歴數屬當其運否剥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傾首于將來者也實𦂳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宏天覆之難深地載之厚宅中虛以為本勤訓晢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

思曰側于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
服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
傅玄上便宜五事疏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
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
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
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
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
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

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

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

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

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
烈得專御邊之宜

阮种對策　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于康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

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温嶠奏軍國要務　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

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今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宏矣　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

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為便　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禄俸可優令足代耕

然後可責以清公耳　其五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

之

江統陳五事　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于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强不息之謂也　其二曰古之仁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哲之質必

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闡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賔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于前人宏範令軌永為後式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

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没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冐以蓽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户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葢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

林諸侯為之者至于丹楹刻桷饇徽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寳劔者馬以駕鼓車劔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

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禄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

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屬虧敗國體貽損令問　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彞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宏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為宜

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　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户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以為今天下守

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凢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

奏浮華變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　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僥幸之患矣　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

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
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
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
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
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禄大夫猗氏樂遜
上言四事　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効
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

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　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　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

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唐魏徵時政疏　其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齊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

富强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竒異宫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身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于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深可痛矣聖哲乗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于期月勝殘去殺無待于百年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珍竒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

侍于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于峻宇思安處于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于桂棟參玉砌于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靡

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神怒人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逺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

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成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葢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

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寘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

而濫刑總此十思宏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

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于簡介志在于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

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于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

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基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

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曽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静之也静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于止

水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産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

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于前載樹風聲于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若能

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美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唯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

顚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廪日積土地日廣然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旣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辨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强直者為擅權

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終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怪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于竊金生疑投杼致惑衆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葢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

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毁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于傾敗況内懷奸利承順顔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于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

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内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

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

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
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懐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
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
絶其邪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
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
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經濟類編卷八